# 情感和理智

周国平

柏拉图把人的心灵划分为理性、意志、情感三个部分，并断定它们的地位由高及低，判然有别，呈现一种等级关系。自他以后，以理性为人性中的最高级部分遂成西方哲学的正统见解。后来也有人试图打破这一正统见解，例如把情感(卢梭)或者意志(费希特)提举为人性之冠，但是，基本思路仍是将理性、意志、情感三者加以排队，在其中选举一个统帅。

能否有另一种思路呢?譬如说，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在这三者之间并无高低之分，而对其中的每一者又可做出高低的划分。让我来尝试一下——

守望者语

理性有高低之别。低级理性即科学理性、逻辑、康德所说的知性，是对事物知识的追求，高级理性即哲学理性、形而上学、康德所说的理性，是对世界根本道理的追求。

意志有高低之别。低级意志是生物性的本能、欲望、冲动，归根到底是他律，高级意志则是对生物本能的支配和超越，是在信仰引导下的精神性的修炼，归根到底是自律。

情感有高低之别。低级情感是一己的恩怨悲欢，高级情感是与宇宙众生息息相通的大爱和大慈悲。

按照这一思路，人性实际上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低级部分，包括生物意志、日常情感和科学理性，一是高级部分，包括道德意志、宗教情感和哲学理性。简言之，就是兽性和神性，经验和超验。丝毫没有新颖之处！我只是想说明，此种划分是比知、情、意的划分更为本质的，而真正的精神生活必定是融知、情、意为一体的。

人是情感动物，也是理智动物，二者不可缺一。

在人类一切事业中，情感都是原动力，而理智则有时是制动器，有时是执行者。或者说，情感提供原材料，理智则做出取舍，进行加工。世上决不存在单凭理智就能够成就的事业。

所以，无论哪一领域的天才，都必是具有某种强烈情感的人。区别只在于，由于理智加工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对那作为原材料的情感，我们从其产品上或者容易认出，或者不容易认出罢了。

情感和理智是一对合作伙伴，如同一切合作伙伴一样，它们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有几种不同情况。

其一，两者都弱，冲突也就弱，其表现是平庸。

其二，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情感强烈而理智薄弱，或理智发达而情感贫乏。在这两种情形下，冲突都不会严重，因为一方稳占支配地位。这样的人可能一事无成，也可能成为杰出的偏才。

其三，两者皆强，因而冲突异常激烈。然而，倘若深邃的理智终于能驾驭磅礴的情感，从最激烈的冲突中便能产生最伟大的成就。这就是大天才的情形。

# 当文明礼貌成为一种习惯

袁晞

在台湾，给我最深的感受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珍宝，不是同宗同族同语言的亲切，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每时每刻都体现着文明礼貌。和北京、上海相比不仅是高几个层面，而是完全不同。

在路口问捷运(台北的轨道交通)车站在哪里，一位女士告诉我最近的站在东边路对面，刚走没多远，她又跑过来对我说，那边红灯亮了，你跟我从南边过街，现在是绿灯，稍多几步，但可先到。走到车站，她还一再叮嘱:“你小心噢。”在公车(台北的公交车)上问前边座位上的先生到“中央研究院”在哪里下车，他问我，你没来过吗?去哪个所?我说去参观胡适先生故居。他说你跟我一同下车，我带你去。我说你不必麻烦，给我指个方向就行。他说我是物理所的，办公室就在故居旁边。下了车，我随这位先生步行，走了约10分钟，看到“胡适纪念馆”的石牌和故居的房子，他才转身离去，我道了谢，目送他从来的路往回走，几百米外我看到的有物理所字样的楼房。明白这位先生是专门把我这个访客送到的。

在商场购物，问女店员，某种商品在哪里买，她告诉怎么走，我走了几十米，听到后边脚步声橐橐地逐渐临近，穿高跟鞋的女店员跑来跟我说:“先生，你走错了，你要买的东西在下一行。”有一次找一位老人问路，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要去的地方。”并帮我找其他人问，等我问清楚，他还一再向我道歉，感觉是主人没有对客人尽到责任。

在台北街上走累了，进了西门町一家星巴克，收银小姐收费后，问我:“先生，贵姓?”取饮料和食品处有几个人排队，快轮到我时，柜台里的配餐小姐说:“袁先生，下一位就是你了，对不起，请再等一下。”我端着咖啡从一楼上到三楼，在这家店里坐了近一个小时，当我下楼离开时，一楼的两位小姐同声亲切地说:“袁先生，再见!慢走。”我觉得在来来往往的顾客中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让人容易记住，想她们是这样对待每一位顾客的吧。

在台北乘计程车，司机都非常周到，从不让乘客伸手拿行李。有一次我为了找一家小商店买一件小东西，停车下车了六七次，司机没有一声怨言，每次我回到车里，他都轻声问:“OK了没有?”直到我说“OK”。半个多小时，只花了100新台币，也就是20多元人民币，要是在北京，司机或许早赶我下车了，上海司机就算不赶人下车也会抱怨一路。在台北我有好几次乘计程车没有零钱，司机都没有要一二十元的零头，没有丝毫不快，好像没有零钱找给乘客是他服务不周。北京的司机多半让没有零钱的乘客自己想办法，我多次为此下车买超市的小商品换钱。

台北的捷运和公车车厢里十分整洁、安静，都设有与其他座位颜色不同的“博爱座”，椅子上方有一行字，写着：非老人、孕妇及抱小孩者请不要坐。有时车厢里很挤，博爱座空着，年轻人却没有人去坐。台湾朋友告诉我，年轻人坐博爱座会被人看不起的。

文明礼貌理应是基本的个人习惯，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对很多人来说，文明礼貌还要教，就像幼儿园的老师教小孩行为规范一样；对另一些人则是一种很不情愿的强制行为，只要没有人监督立刻就忘了礼貌；还有人看场合，有领导、外国人在就收敛着点儿，自己是主人、是老大时就肆无忌惮、旁若无人。文明礼貌在我们的许多城市远不是人人时时处处都有的好习惯。

夜光杯

五德之禽（水墨画） 钟正川

选自《马来西亚著名画家钟正川水墨画特展》

#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 我的手风琴伙伴

阳光灿烂的秋天早上，去医院做预约的检查。需要短暂麻醉，医生说最好请人陪一下。我们的孩子远在天涯，所以请中学时代最要好的同学来陪，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了医院，多年前一起放学回家的小姐妹。我在充满酒精气味的白被单上躺下，医生拿来一个面罩，说慢慢深呼吸哦。深呼吸，头猛烈地一晕，就不知道了。

那是完全的沉睡。

渐渐有了一个梦。置身在久违的少年时代，初秋天气，放学时分，淮海中路上的梧桐树落下团团青黄色的太阳影子，放学的同学们嘻嘻哈哈，女孩子相伴时的愉快和轻松，以及笑语。她戴着无色框的学生近视镜走在我旁边，圆圆的厚镜片，她洁白光滑的额头上没有皱纹。在梦里我看不见她，但我明白无误地知道她就在我身边走着，少年时代我们一直是这样走着。

我们相识在十五岁那一年，我们常常在一起唱歌拉手风琴。

有人拍拍我，是她，微笑着。

检查结束了，她拿着我健康的报告。

“你昏得笑眯眯的呢。”她告诉我。

要不是她陪我来，大概我不会在麻醉将醒来的那个时刻轻手轻脚回到少年时代去一次吧。不知道人在弥留时看到亲友的面容，是不是也会回到自己心中那些美好的岁月里去逛一逛。躺着看到微笑的，亲爱的脸，原来这么好。

我们是少年时代的好朋友，后来我在书展签名，她特地来买一本排在队伍里，静静等待签名，说这与我送她书，在她家沙发上签名一点也不一样。

我写她，我的手风琴伙伴，发表在一本薄薄的杂志上，多年前的《少年文艺》。她收在她的书柜里。

我们的青春时代早已不见了，这次因为麻醉和她的陪伴，我竟然又回去了几分钟。

想得到吗，我们现在互相帮助，是在走过中年的山丘。

# 食物有三化

王莉

“食物有三化：一火化，烂煮也；一口化，细嚼也；一腹化，入胃自化也。”老年惟藉火化，磨运易即输精多。

——清·曹庭栋《老老恒言·卷一·饮食》

清学者曹庭栋，性恬淡，好养生，广集前贤经验，结合自己心得，撰成老年养生专著《老老恒言》(又名《养生随笔》)，主张将养生实践寓于日常生活中，内容细致，浅近易行，并身体力行，克享遐龄。

曹氏引古《华佗食论》言：食物有三化，概括了促进食物消化的三个关键环节：火化，通过蒸煮，使食物更软熟；口化，经由细嚼慢咽，使食物更细碎，并与唾液充分混合；腹化，经过胃的消化，使食物转化为可被吸收的营养。老年人牙齿或松动或脱落，咀嚼功能减退，胃的功能也退化，只能更多地借助外力，经过加工，使食物温熟软烂，有利于其消磨转运，供给身体更多的营养。

老人饮食应注意烹煮，但不可过度，适当进食软硬适中的食物，锻炼口腔和胃的功能，使其不致过度退化，有助于维持较好的消化能力。

年少时若也能注意少进生冷粗硬之物，保护好口腔和胃的功能，老来则不必太过依赖食物的火化，增加进食的选择面和随意度。

中医印象

# 地铁时光

葛畅

不知何时竟喜欢上地铁这一交通工具，一俟进得车厢，无论站着还是坐着（有座当然更好），早早就掏出手机，终于可以气定神闲，笃笃定定端起手机，“信马由缰”：

可以理理随手拍下的照片，欣赏着，沉浸其中，回味看风景时的心情，可以反复品味，掌中“再行万里路”，忘却了时间，忘了周遭的一切，不觉间就到了站，常有差一点就乘过站头的经历。

可以理理短信，百度百度国内外时政要闻，读读美文、看看国学，励励志，网上畅游一番。

可以微微信，刷刷屏，有选择地看自己喜欢的健康有益的新知识，或益智或风景或读史或音乐或羽毛球技巧小贴士。

可以漫无目的，尽情畅想，只要不影响身边其他乘客。可以在SNote里(手机笔记)写下即兴随感，因为灵感常在喧闹的此时不经意光顾。这个时间倍划算，不需要成本便能收获，因为这个时间原本就统统交给了地铁。还有轻松的《i时代报》陪伴。唯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有时一件小事还未及做完，就传来到站的双语播报声。真想让时光停住，让时间的脚步驻足。

喜欢这样的状态，喜欢这样的放松，喜欢这样随意的用时，随意支配时间，随意做随意之事。在随意里、在有意无意间增加了时间存量，放大了生命的厚度。

地铁时光其实很金贵，用得好满满正能量！

# 用水纠纷指方向

顾云飞

2004年6月4日，我们萨迦援藏小组五个人进藏。

萨迦县海拔4348米，“寸草不生”是这个县最大的地貌特征。我们问了科技局和当地的老百姓才知道，原来，在离县城19公里处有一片温泉，温泉的含硫量特别高，水顺着地势往县城方向流，导致县城地表含硫量较高，植物无法生长。加上县城海拔高，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一度左右，年均降雨量只有110毫米，并且萨迦县比同海拔其他区域的含氧量都低，到了每年最寒冷的十一二月，这里的含氧量甚至不足50%。这些极端的地理条件让生命力极强的野草也“望而却步”。

在这个地方，生存难，生活更难，一些来自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让我们措手不及。比如用水，我们在上海基本上每天洗澡，但刚到西藏的时候，用水都是从井里打的，我们觉得拎水很麻烦，就叫人帮忙在屋顶上建一个水箱，安一个水泵，把水打上去就可以了。谁料一个礼拜不到，水泵电线被人剪断了。我们托人重新接好电线，刚两天又被剪断了。我们很奇怪，一问才知道，这小小的一口井要供150户人家使用，如果被我们这样用水的话，其他的人都会用不到。

听到这个情况后我们几个立马组织了一次内部讨论会，彼此“约法三章”：第一，每人一个礼拜最多洗澡一次。第二，每天晚上洗完脚以后用洗脚水洗袜子，保证减少用水。第三，细节之处多注意，时刻有节约用水的观念。老县长达次看到后说:“原来以为你们援藏干部都娇娇弱弱的，吃不起苦，你们现在这样，让我很感动。”于是，他也帮忙做一些居民的工作。经过努力，后来用水矛盾这一小插曲就解决了。

这次用水矛盾让我们体察到当地百姓用水不易，而我们要发展，必须先做好“民心工程”，让当地人民满意。于是发展的第一件事——修建自来水厂提上了议事日程。

萨迦居民打的井水，水质很差，又不方便，而且深水井含硫量特别高，喝了以后容易牙齿松动，掉头发。在离县城19公里的地方，有三口井枯水期相对较短，我们就决定从这里取水，然后又建了一个沉沙池，通过过滤净化以后输送到千家万户。这个项目，总共投资了大概五六百万，在国庆节之前举行一个供水仪式，老百姓们都很开心。

自来水厂建好以后，为了让老百姓们增强节约用水的意识，我们规定，每家出20元钱作为保护维修费用，结果有相当小部分居民不愿意出，后来又降到10元，象征性地收一点，但要求居民必须要付，目的在于培养大家的公共意识和自来水来之不易的观念。

就这样，一场用水小纠纷却为我们在这里摸索奋斗之路找到了方向，那就是实实在在地为当地百姓做实事。三年，我们五个人从适应到发展，走得很漫长，很艰辛。但我们相信，这一切只是开端，会有一批批、一代代援藏干部开拓新的路子，继续沿着我们曾经的足迹走下去。

十日谈 援藏二十年

第一份彩印报纸发行之时，明请看本栏。